

小雪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2016年总第39期

本期看点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

唐君毅：真正的新儒家

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叶曙明：地域文化如何决定中国历史

不丹僧侣的转世修行

李贽：另类思想家

中国历史上“寒酸”的第一次“开国大选举”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目 录

1 / 卷首语：寂寞小雪书中过，莫将诗句祝苍华

5 /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

20/ 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25/ 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

36/ 真正的新儒家

43/ “我曾来过此地”——不丹僧侣的转世修行

60/ 中国历史上“寒酸”的第一次“开国大选举”

68/ 李贽：另类思想家

79/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 卷首语 |

寂寞小雪书中过
莫将诗句祝苍华

今日小雪。

北方也应时迎来第一场冬雪。

《群芳谱》中谓：“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

小雪而非大雪，雪落而不误前程，犹如小雨，沾衣而不碍心境一般。

正因小雪，方体味到凛冬的临近和迫切。

每到此时，北方业已雪花飘散，南方则可能会花开烂漫。中国幅员辽阔，南方不懂北方的冬，北方不懂南方的夏，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话。

学者叶曙明曾在《山河国运》一书中，详尽阐述了中国的东西南北四方文化的交融和更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方位的地域文化，担当主角。中国的近代史，确如其在书中所言，从北方文化，转至南方文化，继而东方，直至西方文化。如此，似乎是转了一圈。但是，仔细读毕此文，料你会同感。

不可否认，近代中国的南方人才辈出，而且，这当中更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人物。学者曾纪鑫在他的新作《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中，梳理展示了11位闽南地域的知名人物，颇为新颖。本期特选摘“李贽：另类的思想家”一章，与君分享。

历史的走向，地域的转换，有时会让人觉得太过遥远，不可触及，不若自我的小圈子实在可摸。因为，自我小圈子的圆满，是可期可成的。

在追求个人圆满的路途之上，儒家和佛家的法门虽然并不相同，但终结点其实有相通之处。佛教讲大圆满，儒家讲天人合一。本期特选摘两篇文字，一为不丹王后所记述的亲身体验，关于转世和轮回；一为介绍新儒家唐君毅的思想文字。两相比照阅读，以期诸位能从中有所感悟体味。

雪天自是读书天，诗人戴叔伦的

这首诗，“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最解心意。

小雪之日，是记之。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11月22日



财政：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四）

时 间：2015年11月28日14:30-16:30

地 点：彼岸书店·牡丹园店

嘉 宾：李炜光(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国川(知名财经媒体人)

主持人：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新知沙龙理事长)

纪彭：刚才问到马老师花钱的问题，其实花钱的问题很重要。我看书里有介绍，其中有一个问题，物业费这个事，咱们国家因为以前是召开办的，物业费的事一直没有提上日程，最近讨论的也比较多。您这书里有一段介绍，加拿大有一个市镇，它的物业费25项，就是这个税收来干嘛，就是向人民群众解释这个事，包括警察、消防、公共卫生，甚至宠物、清理垃圾，好多好多，一共25条，是这项物业税收上来之后使用的情况。



我想让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公共财政这么多年，在花钱的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也不是不收税，我们知道美国也是大家一说到税的问题也很痛苦，老百姓说有两个问题逃不了，一个是报税，一个是死，也是大家都不愿意交税。但是他们能够把收这笔钱说的这么清楚，而且确实能够落得这么清楚，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国家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您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给我们普及一下，他们整个做的流程，他们怎么能够做到制度实施和监管的整个过程，以及我们如果要改的话，从哪些地方能够入

手,能够逐渐往好的方向走?

李炜光:这个问题蛮大的,涉及好多问题。国川讲故事,我不会讲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美国电影没有,有个电影叫《后天》,就是纽约遭遇了特大暴风雪,在很短的时间内,气温一下降了几十度,很快所有的管道都冻上了,人们大部分都来不及逃跑,都冻死了,但是一小部分逃到了纽约市的图书馆,都是用真实的建筑,拍的特别好,美国大片。

那个片子我看了,看完之后我记住了一个细节,可能大家看过了没注意,这些人逃到图书馆里,图书馆里也冷,没有暖气。但是这些人发现,图书馆里有壁炉,壁炉挺好。大家想没有燃料,可是图书馆里有书,我烧书有的是书。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烧什么书?这就发生争议了。有的人说这书可以烧,有的人说那书不可以烧。一个女孩拿起一本尼采的哲学著作,旁边的人告诉她这可不能烧,烧了过去以后我们看什么。



(电影《后天》剧照)

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黑衣小伙,怀里抱着几本非常厚的书,说我拿的东西可以烧,大家说什么书?

税法。大家说可以烧，没问题，没有任何人反对，大家都说税法可以烧，尽管烧。后来税法真的很经烧，因为美国的税法号称是比较全的，税法放在桌子上你是拿不去的，特别厚，所以一直到这些人几天之后获救，烧的还是税法，特别好玩。好多人没注意这个细节，这些人你烧尼采大家不同意，但是烧税法怎么都没人反对？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电影《后天》剧照）

美国一直到现在，还有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到遇事的时候，还有力量代表底层的民众。再往前追溯，那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时代，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根源、源泉是来自于大宪章，来自于英国。但是美国人是非常明确的提出这个口号来。这就告诉我们，人其实本性上是讨厌税收的，可能没有人非常喜欢税收，也不能说没有，也有。比如说我们在财政学习里有个讨论，非常有意思。税收的基本的形式特征，我们在课程上教的是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一直到现在教科书还是教这些，说什么东西一旦具有了三性就是税收了，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

但是我们国内、国外都有这种讨论，就是说你具备这三性，就称之为税收可能有点问题。至少拦路抢劫也是强制性，普遍性的强制，如果一个土匪占了这一片地方，天天向你抢劫，你必须给他钱，你愿意给吗？肯定是他手里有枪，你手无寸铁，肯定要听他的，他是强制性。

第二是无偿性，也不能说你税收才有。土匪抢劫，抢劫完了以后，那可不是补偿，你能说他抢完了以后，再给你带来什么事？把钱退给你一部分，这不太可能。

第三是固定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这种讨论就有了，而且说明跟拦路抢劫能区分开的就是固定性。因为拦路抢劫都是临时的，没有说我昨天在这抢，今天还在这抢，不行。很多是临时起意，本身不是一直想抢劫。所以这就肯定跟拦路抢劫不一样，税收是固定的，是不动的。后来政治学里有一个理论就是坐寇和流寇的理论，一下把这个否定了。



马国川：刚才我都在想说，《血酬定律》里面就讲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这是真实的，在四川民国时期有一个县，是商业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上应该说整个体系都崩溃了，好几拨拦路抢劫的，这条道100里，50里也好，好几拨土匪都抢，商人都得从这过，结果越交越多，到头来利润没了，还赔钱。后来土匪发现这条路走的人少了，商人不怎么来了。这下土匪就慌了，没收入了，对不对？于是这些土匪开了一个会，他们商量好，就是从头到尾收一回，比如税的20%，一万块钱就收2000块钱。

纪彭：设一个收费站，派代表。

马国川：对。结果从此以后这条路特别繁华，因为这些土匪维护治安，这是一，第二他也不多收。

纪彭：维护治安等于提供公共产品了。

马国川：我就想补充这个段子，但是是真事。这不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不就是这么形成的？



李炜光：奥尔森理论，《权力与繁荣》讲的就是这个。《血酬定律》是用中国的事例来说明的，奥尔森理论建立了一个模型就是犯罪模型，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前面的那个三性的争论能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也不能说明你能跟土匪抢劫区分开。

所以税收到底是什么特征？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学者，就是哈根，还是哈丁，他提出来了一个理论，他说税收是有规则行为，而规则是大家制定的，就是我征税者要遵行规则，不能说他征多少就是多少，这样连土匪都不如，土匪要通过联席会议的方式来讨论咱们一共收多少税，然后派一个收费站，收大家的税，而且税费还不能太高了，因为太高了同样能把交费的行人吓跑了，所以你得让他能过，收费还要适当，收太重了还是没人敢走，收太轻了土匪没收入。

所以税率的制定是很科学，很有学问的，这都是开会决定的。最后哈丁解释的就是规则行为，既然是规则行为，是事先制定好的，也就是征税这一方和交税这一方大家都认可的东西那才叫规则，是不是？一

但是规则行为了，交税的人也认可，也同意，也接受了，那么就会出现积极的缴税者，比如说刚才说的人人都不想交税，但是现在有规则了，规则大家同意，那就是人人都得遵守这个规则。哪怕反对，规则出来以后，你也得执行。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积极的缴费者，理论上是成立的。比如说我就愿意缴税，我爱国，我主动交税，规则上不用强制我，我就喜欢缴税。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有积极的被抢劫者，不可能。你说我天天就想着被抢劫，这个理论上绝对不成立的。这就把税收跟抢劫区分开了。



理论上、学术是要较真的，你把土匪跟政府缴税来比较，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质疑，说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们国家是土匪，这就没法讨论了。但是学术问题，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就是不一样。

刚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税收应该设个线，让征税有一个法律的边界，然后才能解决税收的支出没有限定的问题。一个是它怎么才能用于公共事业，用于提高民生。不能指望着官员办好事，比如说官员

好，道德高尚、英明领袖，伟大英明，这个不靠谱，你得靠法律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规则的重要性就在这。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办好事，让他当个官，法律规定只能是做这些事，这些事不是他想做不想做，不想做也得做。

马国川：他就是花财政的钱办这些事。

李炜光：你不能指望官员都是好人，不可能。当了官有权力，他必然要有恶的这一面，很可能占上风。但是他是恶人的时候，不得不执行这些法律就可以了。举一个例子，马国川你要是当县长，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县长必须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必须要写的清清楚楚，我马国川当县长，必须1,2,3,4做这些事，不做不行，我是对法律负责，我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我不是看着关键来治理我的县。但这个法律我们没有，这是我们制度上非常大的缺失。

所以你就别抱怨，收了很多税，经济增长那么快，9、10，甚至十几的高增长，税收20%的增长率，由原来的万把亿，现在涨到了十几万亿，你怎么能够保障这些钱用到提升民生上？显然不理想。不理想的原因就在这。就是政府没有必要先顾及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没有这个法律，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数量，就是政府征税到什么数量，什么情况下就不能征了，或者再征税必须要通过谁同意，才能征一点税。一旦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减税，为了减退它得裁员，像香港都做过这种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补充的，财政资源的配置，最重要的是应该从最底层考虑，不是上层需要什么，上层需要是无休无止的，它可以搞豪华的庆典，可以搞个大的纪念会，有的是花钱的地方，怎么豪华怎么来。办一个奥运会，我能保证多少年之内，西方哪国人都不敢再办，办也不如我们，就是这种老大的心理。它才不考虑钱如何，肯定有能力把钱搞到手，就是数量上没有一个边界。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保证当政府增税，向民间伸手，向企业伸手的时候，它做不到。这又是一个法律边界，我们也同样缺失。我最近在调研，见了100多个企业家，完成了一百零几份问卷调查的材料。现在不是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

是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念，就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我通过调整供给这一侧来刺激经济。我们过去都是玩命刺激需求，最后没办法转到这边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了这主意，给它冠了一个名叫新供给学派。中国的供给学派跟西方美国的供给学派还不一样，还要分出区别来。

什么区别？我看半天没看出来，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政府是有为的政府，是可以做大事的政府，而美国的政府做不到，就是我们现在想调节需求就调节需求，想调节供给就调节供给，是政府说了算的。他没想到供给是做减法，供给是扩大企业选择的自由，让他在投资上没有很大的顾忌，有很多的热情。他搞的这个，政府要做减法做不到从何减，所以我就纳闷了，从哪减税？现在还看不出来。



纪彭:减税太难了,不要说减税了,把土地发的钱,回头再退回去不就完了。

李炜光:我调查了100多个企业。我选了四个点,东北的大连,中部的武汉,东部的杭州,西南的贵阳。东北去的是大连,我们去东北还没去沈阳,沈阳比大连还差。大连要是也困难,也有点过不下去了,那就不用去沈阳了。去了这四个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民营企业惨透了,大概我印象当中,有四五个企业家说着说着就哭了,就掉眼泪,创业发展太难了,简直是没法干了,要这样的话,干脆就不干了,就算了。现在完全是一个企业要养着几十号、百十号、上千号的员工,我不能一走了之。企业家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但是他们的负担是非常重的。而且不光是税收负担,还有各种费用的负担,还有五险一金的负担,还有残疾人保险的负担,各种税费的负担,压得企业现在抬不起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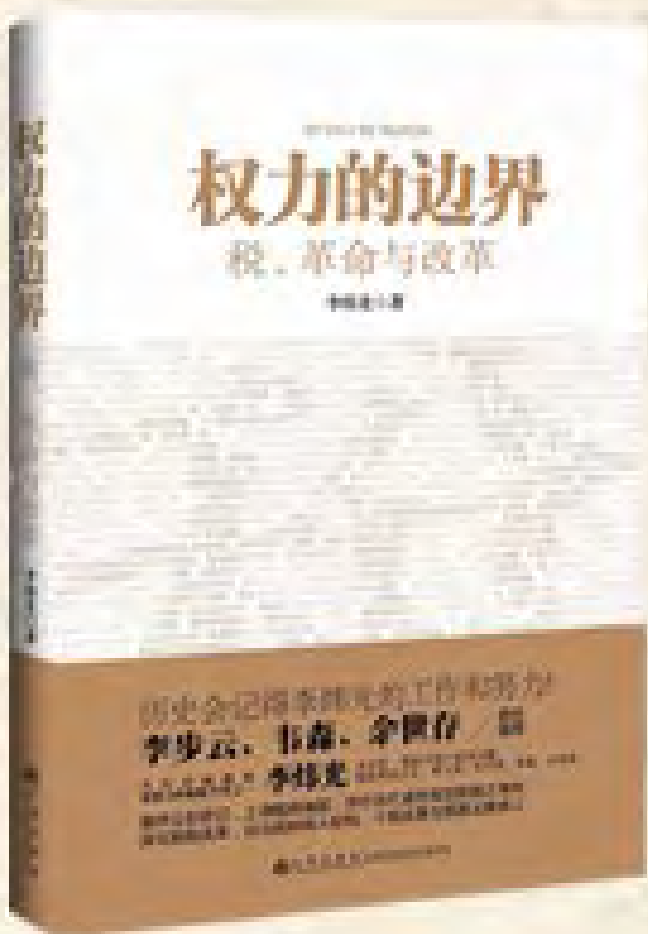
所以现在政府一说我们现在要调研一下企业负担有多重要减税,民营企业半信半疑,积极来参加会议,一下就成了诉苦会,至少那几个会变成了诉苦会,听着挺悲情的,就好像是在诉土改的氛围,满是悲情。而且来的都是成功的企业家,还不是特别差的,因为都是当地的商会、工商联请来的,都是不错的,很有素质、很有想法的企业家都混成这样。他们企业家,不是我说的,企业家有个共同的心声,就是千万别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了。而这个国家完了不是说你政府完了,你政府好好的,你过得好好的,是我们企业完了,我们企业完了你这个国家能好得了吗?我们

企业家至少有这个认识,现在有关税收。

本文选摘自:《权力的边界》

作者:李炜光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李炜光先生近年来关于中国财税问题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反映了他近年来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立法修法过程中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果。阅读本书,看李炜光如何从公共财政理论的视角,评析现代中国财税制度之短长,明晰税收与权力的边界,解读税收·改革·革命的关系。

“讀·享·團” 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 艾米莉 • 狄金森/文



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当夏季的光阴已然流逝！
请允许我成为你的音乐，
当夜莺与金莺收敛了歌喉！
请允许我为你绽放，我将穿越墓地，
四处传播我的花朵！
请把我采摘吧——
银莲花——
你的花朵——
将为你盛开，直至永远！



英文原文

Summer for thee, grant I may be
When summer days are flown!
Thy music still, when Whippoorwill
And Oriole——done!
For thee to bloom, I'll skip the tomb
And row my blossoms over!
Pray gather me——Anemone——
Thy flower-forevermore!

注



艾米莉 • 狄金森 (1830-1886), 美国女诗人。她的诗主要写生活情趣, 自然、生命、信仰、友谊、诗风凝练婉约、意像清晰, 描绘真切、精微, 思想深沉、凝聚力强, 极富独创性。她被视为 20 世纪现代诗歌的先驱之一。





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

© 叶曙明/文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
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
们将会发现……



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横贯东西的旅行，他们将会发现，在这四个方位之间，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环境而言，东南方平畴千里，水腻山春，河流如网，湖泊如星。天气受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影响，温暖潮湿，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土质肥沃，人口稠密。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而西风气流则非常强盛，空气干燥，冬天气温寒冷，春天风沙弥漫。

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会无缘无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地理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地理气候不同，主要的粮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小麦为主，水稻与小麦的种植区，大致以长江为分隔线。粮食构成的差异，一个吃米，一个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风各异的原因之一。



海洋文明兴起之前，中国在近两三千年内，经历过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两个伟大的文明时代。黄河文化从西周走到秦、汉，趋于饱和，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时代，长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晚期，达至顶峰，然后又趋于饱和，经蒙元的摧残，渐走下坡路，文化与经济的重心，继续南移。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便是看到中国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滨，前面是茫茫大海，再无处可移了，唯有与南宋偕亡。

北方从来不认为南方有资格承载中国的正统文化。站在黄河文化时代的中原角度去看，愈往南行，则离文明愈远，五岭以南是全中国最边远的蛮瘴地区，那里只有“短发纹身、口吐鸟语”的野蛮人。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则恰恰相反，愈往南行，离世界愈近，翻过了五岭，拥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线的广

东,是中国与世界相接的最前沿。到明、清时,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兴起,中国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第三个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珠江流域)

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受层峦叠嶂之阻,交通不便,资讯贫乏,外部世界的影响,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这种泾渭分明的地理结构和文化迁移路线,对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洋从来是南方人托命之所,所以他们对海洋有着本能的依赖,而对长江以北,则抱有天然的警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讨岭南,这五十万大军,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赘、三代之内有商人户籍的贱民组成。他们在平定岭南之后,马上掉转枪头,烧绝栈道,自立为国,与北方为敌。

尽管汉武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但朝廷依然把岭

南作为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长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从长江以北打过来的，无论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还是汉武帝的金戈铁马、抑或蒙元铁蹄、满清八旗，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家园，留下的都是惨痛的战乱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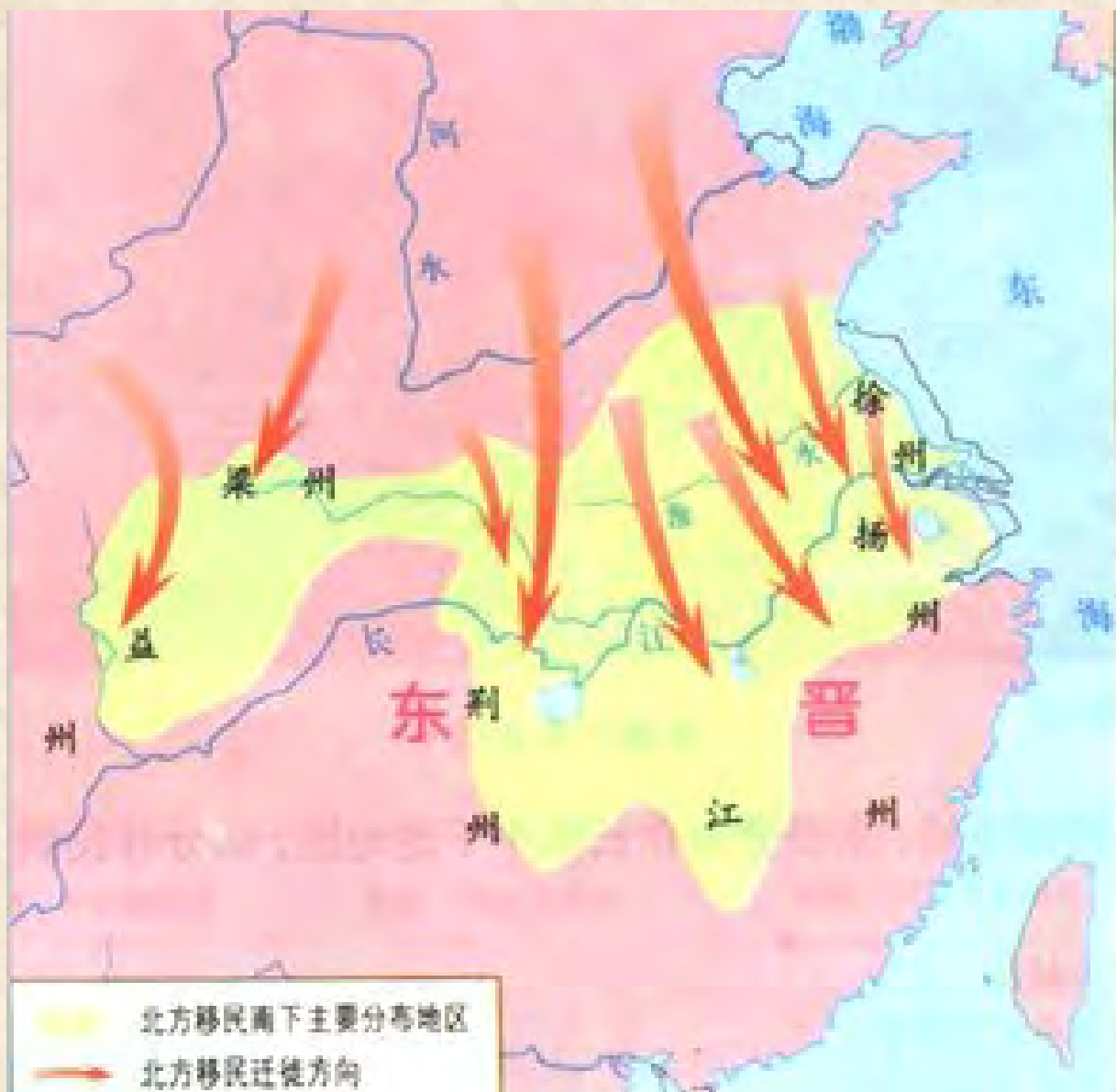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在谈论岭南人的家世时，常说他们都是中原迁徙而来的，似乎以此证明南蛮子其实与“河南世泽，渭水家声”是一脉相通的，出自同一个文化体。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这些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几乎没有谁是自愿的，不是被朝廷贬谪、发配，就是因战乱而逃出家园，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阴郁的、悲凉的、怨忿的。

纵观历史，每当北方进入周期性天下大乱之际，如两晋五胡十六国、安史之乱、残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难到南方。这些人既有对北方宫庙城社的缅怀，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惨记忆。岭南人重视“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虽然不无对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但亦有对宗族血脉在南方得以传承与兴旺的期望，背后隐隐透出一种“你要我死，我偏不死”的倔强心理动机。



（西晋 迁各族分布图）

在南方的民间传说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残害、追杀、驱逐，流落到南方的记录，对南迁的记忆，绝不是愉快的。南方许多地方都有捡骨再葬的风俗，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等肉身腐化以后，再开棺捡出骸骨洗净，入埕安葬。改葬之俗，岭南地区甚盛。有些地方，还会葬完再葬，屡经起迁，遗骸残蚀，仅余数片，仍转徙不已。这种习俗，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负先人遗骸，辗转万里南下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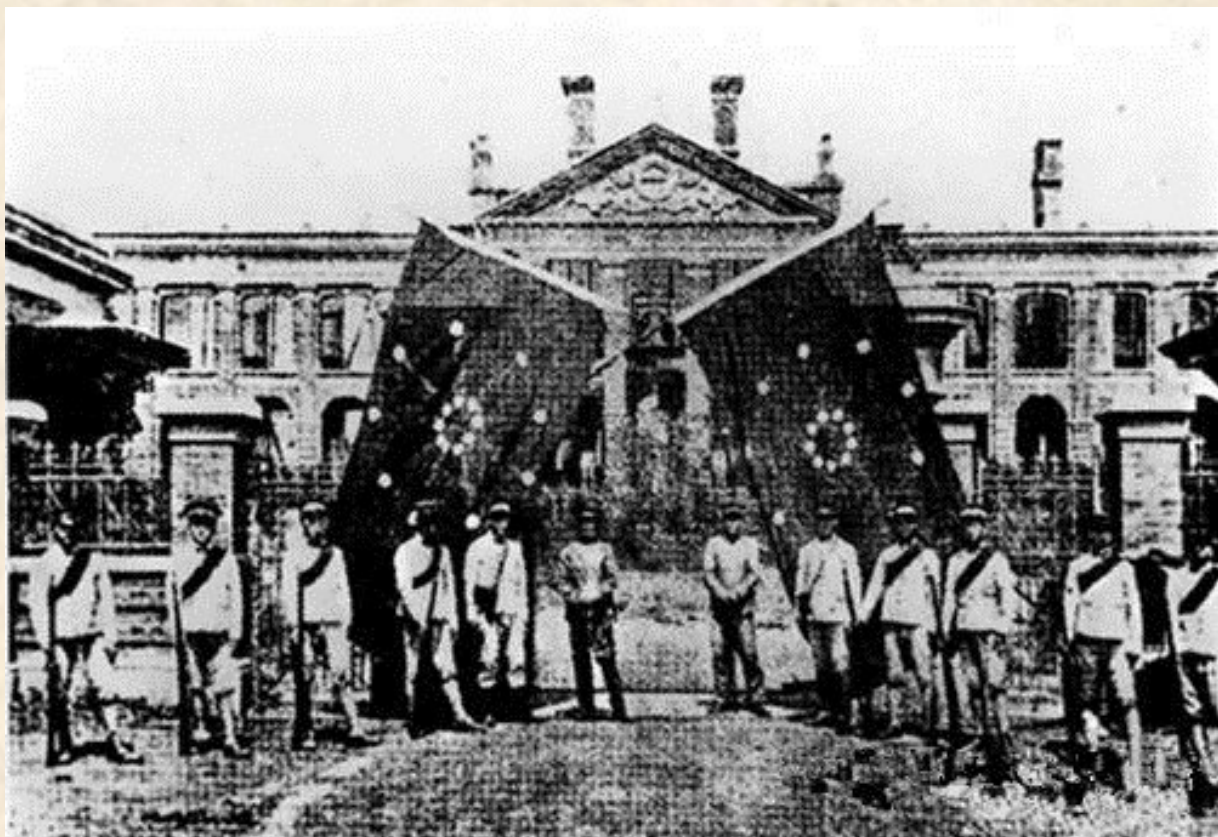
（东晋 迁各族分布图）

北方对他们来说，又爱又恨，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纠缠着十分复杂的感情。试想，这么多心怀怨望的人，背着祖先遗骸，汇聚到南方，通过宗牒族谱与口耳相传，对北方的“选择性记忆”自然根深蒂固，成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会有“河南世泽”的血统，但更愿意强调自己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经过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南方人倔强、坚忍、充满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军在北方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南方，却遇到最顽强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灭于广东，这不是偶然的，南方人不肯做顺民，不肯向外族

屈服的性格，往往成为文化命脉存亡绝续的最后防线。

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南方人有一种不肯认命的性格，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他们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也在南方传播和滋长开来，一旦从海洋吸取到外来的养分，马上会膨胀发酵起来，直接挑战北方正统。这种情形，已被太平天国、同盟会革命、国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发动的政治运动所一再印证。



（在广州点燃了近代民主革命之火）

然而，当我们在审视南北文化的时候，不可忘了，中国幅员辽阔，除南北之外，还有东西文化的区别。东部文化以江苏、浙江为代表，西部文化以陕西、甘肃为代表。东部带有鲜明的长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则更多是黄河文化的特征。上海是一个值得好好发掘、认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广东一样背靠海洋，但夹在南北

之间，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血脉里，混合着南北与海洋的各种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强、独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气。它灵活、圆通、善变，无论是北洋当政，还是国民党当政，都能够左右逢源，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典型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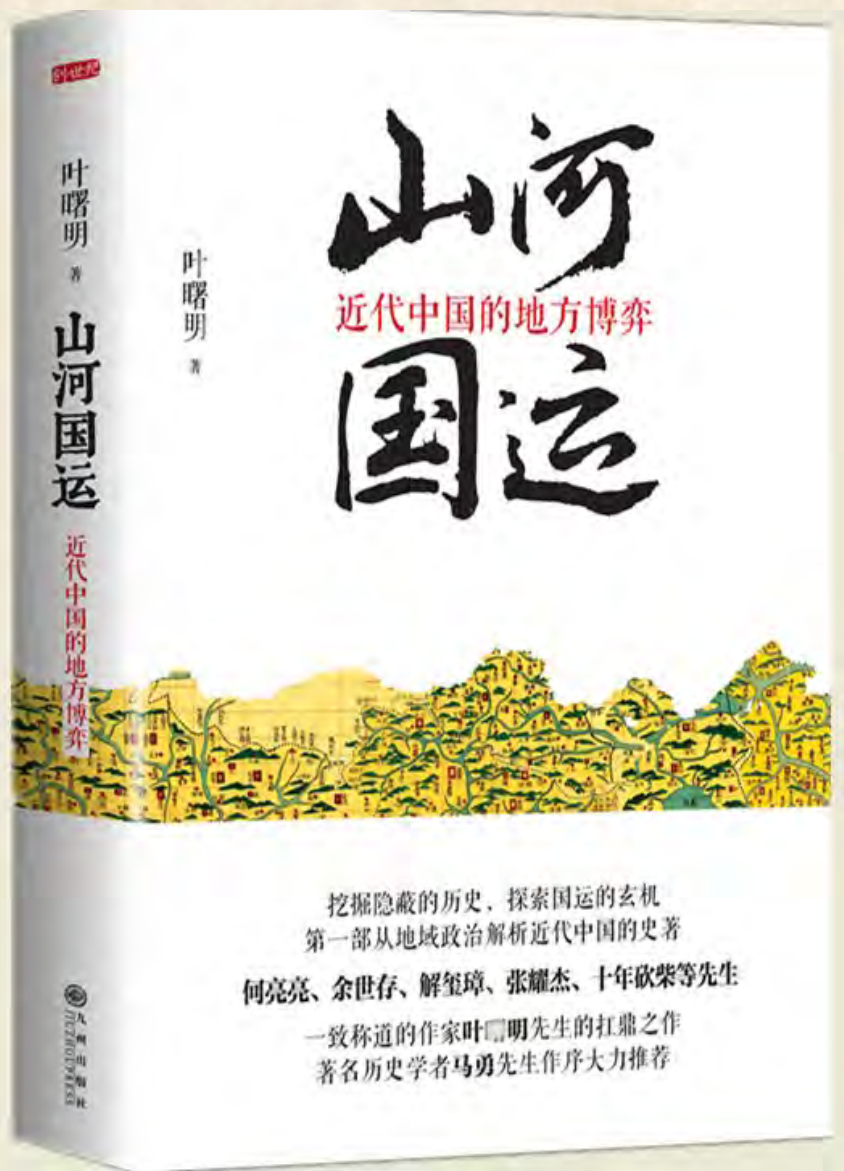
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个要“武力统一南方”，一个要“饮马长江，扫荡黄河”。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北大决战中，东部地区时而支持南方，时而支持北方，最终倒向南方，成就了国民革命的北伐胜利。正当东部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东北，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淞沪抗战，国民政府迁往洛阳，西安事变，有如急风骤雨，令中国整个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间完全改观了。

东部这颗明星一夜陨落，而西部则像太阳从黄土高原的背后升起，河汉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本文摘自：《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

作者：叶曙明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





真正的新儒家

◎ 张弘/文

唐君毅先生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其宗旨在疏通中国文化生命之命脉、护持人道之尊严、保住价值之标准，其心愿在此文化意识之唤醒……

海

外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著作，此前曾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十卷本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数种。但种种原因，均未能完整展现唐先生著作全貌，因此也影响了大陆学者对唐君毅的学术研究。皇皇39卷本《唐君毅全集》（九州出版社）的面世，必将泽惠学林，助力于学者的研究。



（唐君毅二十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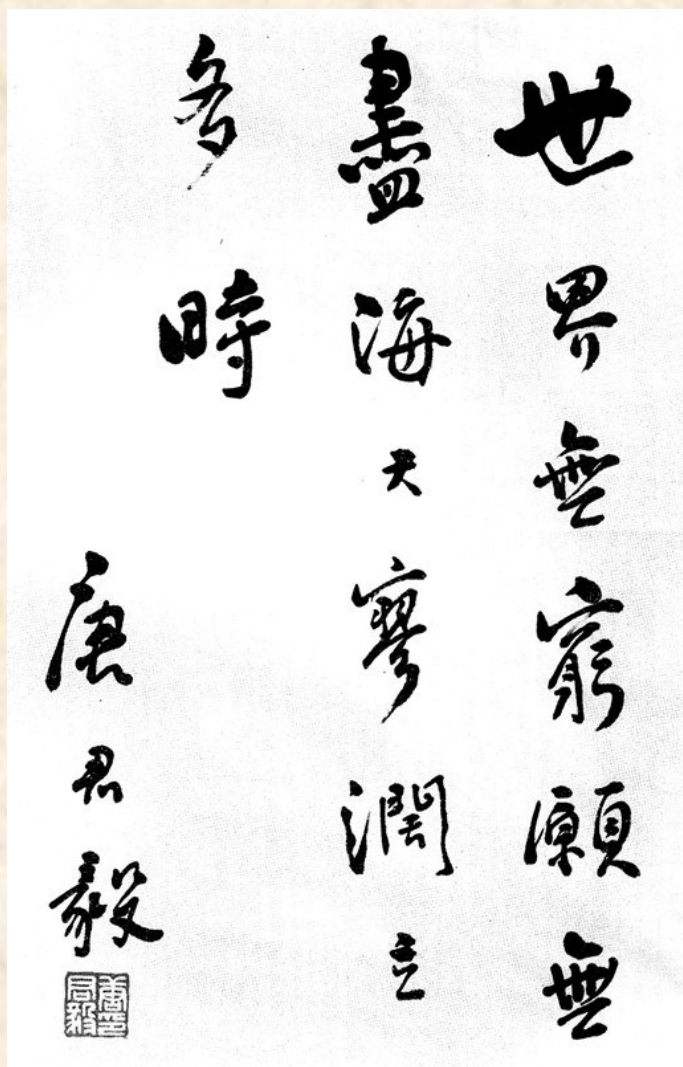
唐君毅先生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其宗旨在疏通中国文化生命之命脉、护持人道之尊严、保住价值之标准，其心愿在此文化意识之唤醒。其“三向九境”的哲学体系，力图囊括人类文化的各种价值形态，古今哲学的各种义理，治中、西、印及儒、释、道于一炉，在近百年中西文化的汇聚冲突的大背景下，实践着融通儒佛道、涵化印西中的学术途径，对中国近代哲学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九州出版社的《唐君毅全集》，以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为基础，对唐君毅部分著作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新编本力求完整地呈现唐君毅先生在“花果飘零”的时代对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著，以及其“灵根自植”的信念坚守和返本开新的创造精神；同时也真实地呈现其“立三极”、“开三界”，融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理想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以及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中国人、一个真实的现代世界的中国人的独特人生轨迹。



由于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国学似乎变得炙手可热。在这股热潮中，又以儒学为主。于是乎，各种“国学大师”粉墨登场，以牟利、赚钱为目的的读经班训导学生死记硬背，各种儒学研讨会、研习班逐渐增多，我注六经、信口胡诌的伪大师招摇撞骗……而真正的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学者，在大陆的知名度和影响反而不高。不仅如此，一些研究儒学的人堕落成了伪儒和法儒，与权力沆瀣一气，为虎作伥。

一般来说，学界倾向认为，正宗的儒家尽管没有民主思想，但是有民本思想。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最鲜明的体现。这种思想，与法家主张的弱民、贱民之术明显对立。《汉书·元帝纪》：“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历代王朝，绝大多数皇帝均以儒表法里，统治天下，恰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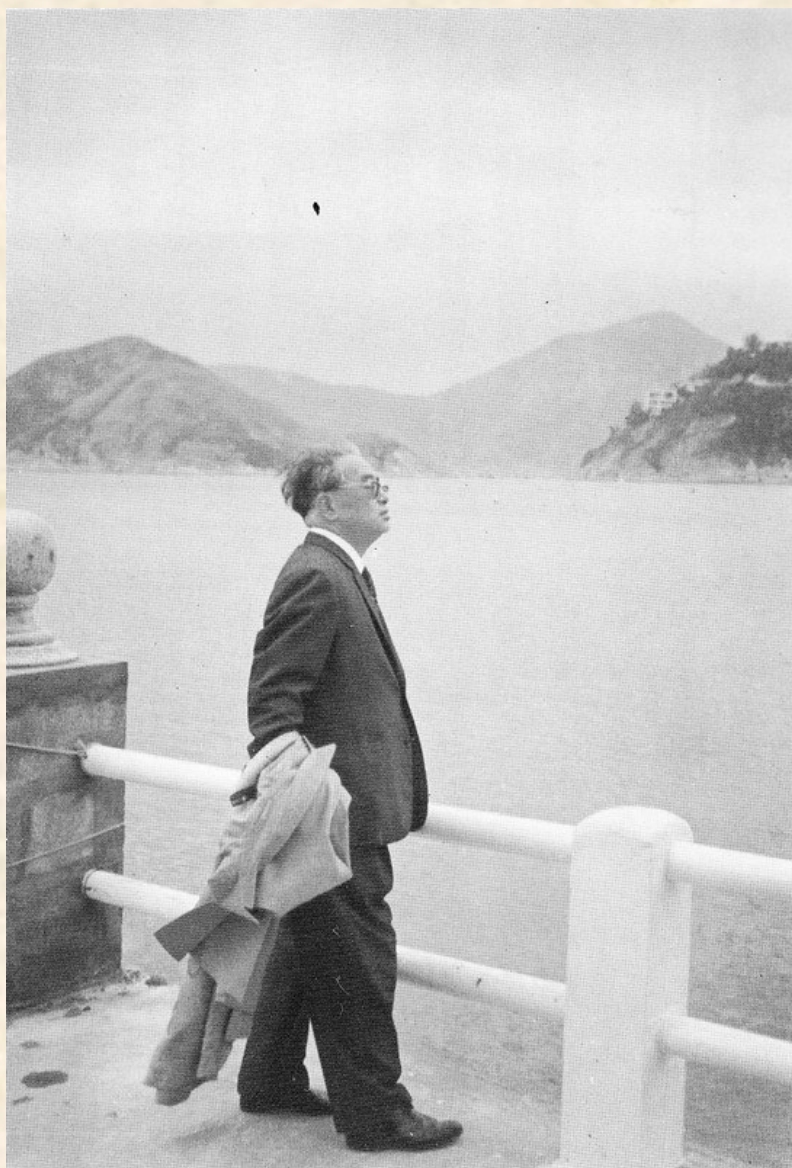


（唐君毅手迹“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正如秦晖先生所云，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精英如驻英国正使郭嵩焘等被儒家文化熏陶的人，都看到了英美民主制度的优越，他们用儒家的

话语来称赞，推崇其为儒家向往的“三代之治”。与郭嵩焘一起做驻英副使的刘锡鸿可谓“晚清毕福剑”，朝堂之上听不得半句中国传统体制的不好，日记里却是盛赞英国的民主制，认为它比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优越得多。因此，新儒家中的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不约而同地，反对法家，反对极权，反对专制，也就顺理成章。需要辨析的是，同样是反对法家，反对极权，反对专制，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各有不同。

根据唐君毅的学生梁瑞明介绍，在唐君毅看来，民主制度优于其他政制。“民主制度下的社会政治未必完善，但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则任何人滥权就必不为人所许可，故在民主政治中的为政者就不敢像君主专制、贵族专制下的当政者，明目张胆违背法律。民主政制有普遍的法律，有大家公认的权位承继法，不会采用血缘，也不依个人之权力发出指示，只依客观理性以选贤能为政，此在原则上仍优于其他制度。”不仅如此，唐君毅还强调，“民主制度要施行得美善，就要同时以教育改进人民之道德质量。要对人加以改进，并不能单靠法律之制订。法律不论如何严密，皆不能绝对防止人之私利之心。欲补民主政治之不及，除培养法律意识外，更要提高人民之道德意识及行为操守，这有赖教育文化工作。故民主政治之能完善的基础，仍落在文化教育之推行。”



（唐君毅 1973 年在香港）

唐君毅认为，民主制虽然是现在的最佳选择，但是还不够理想。他主张礼治、人治与德治，由“良善的民主政制”过渡到“理想的民主政制”。由“理想的民主制度”看，“中国应保留礼治、德治与人治之优点与理想，又同时有制度来防止治国者权力欲之放恣。这有两方面工作要做：（1）将人之普遍客观意志发展出来，建立起客观的‘法治’与‘民治’之制度，防止政府中人政治道德意志之降落；（2）使所有国民都受理性原则之引导，故须培养出道德意志，由理性原则来支持并促进政府中人之道德意志。”

在我看来，唐君毅先生有陈义过高之嫌。但是，

他对民主的推崇，却尤其值得大陆研究儒学的人深思。

推荐阅读：《唐君毅全集》

作者：唐君毅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6年出版



全集简介：

《唐君毅全集》(新编本)，以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为基础，对唐君毅先生部分著作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至于台湾学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的内容以及原编者的注解说明，谢廷光女士亲书全集及各册书名等，新编简体本保留其原貌。新编本力求完整地呈现唐君毅先生在“花果飘零”的时代对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著，以及其“灵根自植”的信念坚守和返本开新的创造精神；同时也真实地呈现其“立三极”“开三界”，融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理想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以及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中国人、一个真实的现代世界的中国人的独特人生轨迹。



“我曾来过此地”——不丹僧侣的转世修行

◎ 多杰·旺姆·旺楚克/文

我们相信，人要走过许许多多重生的轮回。我们不能预言我们将在何时何地重生……



（ 莲花生大师像 ）

在所有过往仪典中，不丹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丧礼，因为丧礼不仅标志着一个灵魂的流逝，也标志着它走向重生旅途的开始。丧礼仪典要延续21天，比生日庆典和婚礼更复杂。

我们相信，人要走过许许多多重生的轮回。我们不能预言我们将在何时何地重生，但是，一个人下辈子的品质和性质是可以由他前世累积的功德来决定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这包括他是否虔诚，是否悲悯，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为善。最进化的是那些心灵特别纯净的人，他们最终无需重生的轮回而得到涅槃。

我们还相信，最伟大的圣徒和精神导师在人们感到特别需要他们的存在时，就会转世。为了让他们的

转世得到承认，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凡的天分和才华。我们对高僧大德转世的信仰，是巨大安慰和希望的源泉。

这些，就算是我要讲的两个真实故事的序曲吧。第一个故事是一次亲身经历，任何理性的解释都解释不了；第二个故事则是几年前，对不丹历史上一个备受景仰的人物转世的异乎寻常的发现。

壹

在我年近 40 岁时，我开始反复做一个梦，每次都会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从梦中醒来，常常发现自己满脸泪水。

我每次都会奇怪自己为什么做这个梦。我梦到一栋三层的不丹传统式大房子，第二层有带顶棚的露台。一个身材苗条、个头有点高的女人，可能年近 30 岁的样子，站在露台上，背着一个熟睡的学步婴儿。

这女人身穿基拉，用一对传统的老式银胸针在肩头别住。她面部的表情是一种困扰的悲伤和渴望，仿佛她在等待什么人归来。在她背后的门廊上，坐着两位妇女，在用原始腰机织布。那房子有一个带围墙的院子，院里的小柑橘树结满了成熟的果实。梦到这里就完结了。



（僧人绘制唐卡）

在这个梦又做过几次之后我开始感到我就是那梦里的女人；我甚至体验到她的情感和她的忧伤。在梦里，我还能感觉到孩子的呼吸和他温暖的身子，仿佛我就是那背着他的人。

有一天，我跟父亲讲了我梦里的那所房子，还有那长满柑橘树的带围墙的院子。我问他是否知道不丹种柑橘的地区有符合这个梦境的房子。

“你梦里的房子是不是彩绘的？”父亲问。“是彩绘的。”我回答。“那就是舍尔纳兴春的那栋房子。”父亲说，“我去过那里，它和你说的一模一样。”但是我却不相信现实中真有我梦里的房子。

几个月过去，我继续做着同样的梦。然后1993年某一天——我那时38岁——我冲动地决定到舍尔纳兴春看看那栋房子，那房子在离普那卡宗堡很远的父曲河对岸。

我穿过水稻田，走了一段时间，然后远远看到房子的一角。我朝那房子走去，在一个水推的转经筒边停下，更仔细地打量那房子。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那房子果真和我梦见的一模一样。

房子后面站着一个好看的女人，也许年近60岁了，头发剪得很短，身着尼姑的绛红色僧袍。她看上去很熟悉。“我们以前见过面吧？”我一边说，一边停下脚步跟她打招呼。“不，我们从来没见过。”她回答，然后请我进屋喝茶。

她告诉我，她就生在这房子里，现在和她儿子一家住在这里。她守寡之后，就当了尼姑，这在不丹并不罕见。

我们上到二楼，我从一扇窄窄的窗户向外望去，看到院子里只有两棵长满树瘤的老柑橘树，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院子的围墙已经倒了，只是墙角的一点还留在那里没有变，其余的碎泥石散落得到处都是。我顿生一种忧郁的感觉。

我的女儿索南德琛在我身边，问我怎么了。“那是我梦里见到的柑橘树——怎么荒凉破败到如此境地？”我悄声对她说。

那尼姑去拿了茶点招待我们，并端来酥油茶和藏红花饭。我默默地坐着，试图定下神来，看看我是否应当进一步提问。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她：“这家里是否有一位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的妈妈？”她的回答很干脆：“我母亲是31岁去世的，当时我才3岁。”这和我梦里的那位母

亲和孩子的年龄相仿。我问她母亲是怎么死的。“她死于天花，那个时代不丹的主要杀手。”

尼姑告诉我，她记得她母亲死了大约一年之后，才把她的尸体从坟墓里取出来火化，因为人们认为火化天花患者可能会传播感染。这一切都是50多年前的事了。

梦里背在我背上的那个孩子，有没有可能现在就住在这房子里？我没再同尼姑多说什么，但是请她带我到这房里别的房间转转。

我看到了她的孙女们——是聪明漂亮的女孩。我看到了二层楼上那个带顶棚的露台，是梦中熟悉的场景。现在没有人在那里织布了，但是我看到了固定原始腰机的洞眼。尼姑对我说，她小时候，织布工就在那里干活。

只有一个细节不一样——露台栏杆的样子和我梦里见到的不一样。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尼姑主动说，前几年把老的栏杆换掉了。

最后，我们上到三楼，来到经堂。我在祭坛前磕了三个长头，然后转身离开，这时我看见一副老式黄铜望远镜躺在窗台上。我拿起望远镜，看看能望到什么，一看竟然吓了一跳。因为在那里，越过那条河，在高高的山上，清晰可见的正是罗布岗——我出生的那个村庄。

我和我前世的那一家告了别——如果他们真是我前世那一家的话——我没有跟他们讲任何我做的梦。自那天晚上以后，我再没有做过那个梦。我没有

再回过舍尔纳兴春，也没有再见过那个家庭的任何人。

但是问题却挥之不去。我梦里那位满脸忧伤的妇人是否祈祷过，要重生在罗布岗，那个面向她的村庄和家屋的美丽小村？她是否在她患天花死后20年，确实重生在了罗布岗？那是不是我成了一个现在比我大20岁，孙儿也长大成人了的女人的妈妈的由来？

或者说，是不是埋在我潜意识中的记忆，刺激我反复做那个梦？我在梦中所见和我在舍尔纳兴春那个人家的发现，惊人地相似，这能说仅仅是罕见的巧合吗？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我那神秘的体验，任何逻辑的或理性的解释都解释不通。我只好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来解释了。

贰

和我这次亲身经历不同，第二个故事并没有多种解释。

那是1998年，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男孩，他满足了一系列严苛的标准，经过了一系列严苛的考验，被正式确认为第悉丹增·拉布杰的转世灵童。

第悉丹增·拉布杰是不丹1680年到1694年的世俗统治者，他是不丹历史上一个高耸入云的人物，我们推崇他光芒四射的精神、强大开明的领导和才华横溢的行政能力。他在位的14年间，不丹享有了和平和巨大的进步。

他的众多成就之一，就是在帕罗修建了虎穴寺，在廷布河谷重建了登古寺，使之有了现在这种雄伟的规模。这两所寺庙都是喜马拉雅佛教世界最神圣的所在。



（虎穴寺）

我有幸在发现第悉丹增·拉布杰的转世灵童的过程中，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每年不丹国庆，12月17日，国王和他的家人都要去一个不同的地方庆祝国庆。这是他和当地百姓相互亲密接触的一个机会，亲眼看看他们的需要在如何得到满足，评估一下发展规划进展得怎样。

1998年，我们在不丹东部塔希冈区的康隆过国庆。和通常在这种场合一样，国王首先在一个大的公众集会上讲话，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在招待所与到会的人吃午饭。

这一次，国王演讲时，我注意到有一个小和尚坐

在主席台上，便好奇他是谁。就他的年纪而言，他格外的气定神闲，举止得体，因为他似乎不过4岁。在招待其他的每个人吃罢午饭之后，我们朝一个竹子围起来的地方走去，那是我们要用午餐的地方，这时我看到那小和尚还独自坐在主席台上。

我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我们的圈地。国王在里面，坐在一把折叠椅上。小家伙松开我的手，径直走向国王。他伸手抓住椅子的扶手，宣布说：“我有事告诉您。”“我洗耳恭听。”国王答道。

“我们以前见过面。您那时很老了，有一把长胡子，而我还很小。”国王觉得有趣，便由那小和尚继续说。

“根据您的命令我修建了虎穴寺。”他说，然后又平静地加了一句，“现在我想登古寺。”

“你为什么要去登古寺呢？”国王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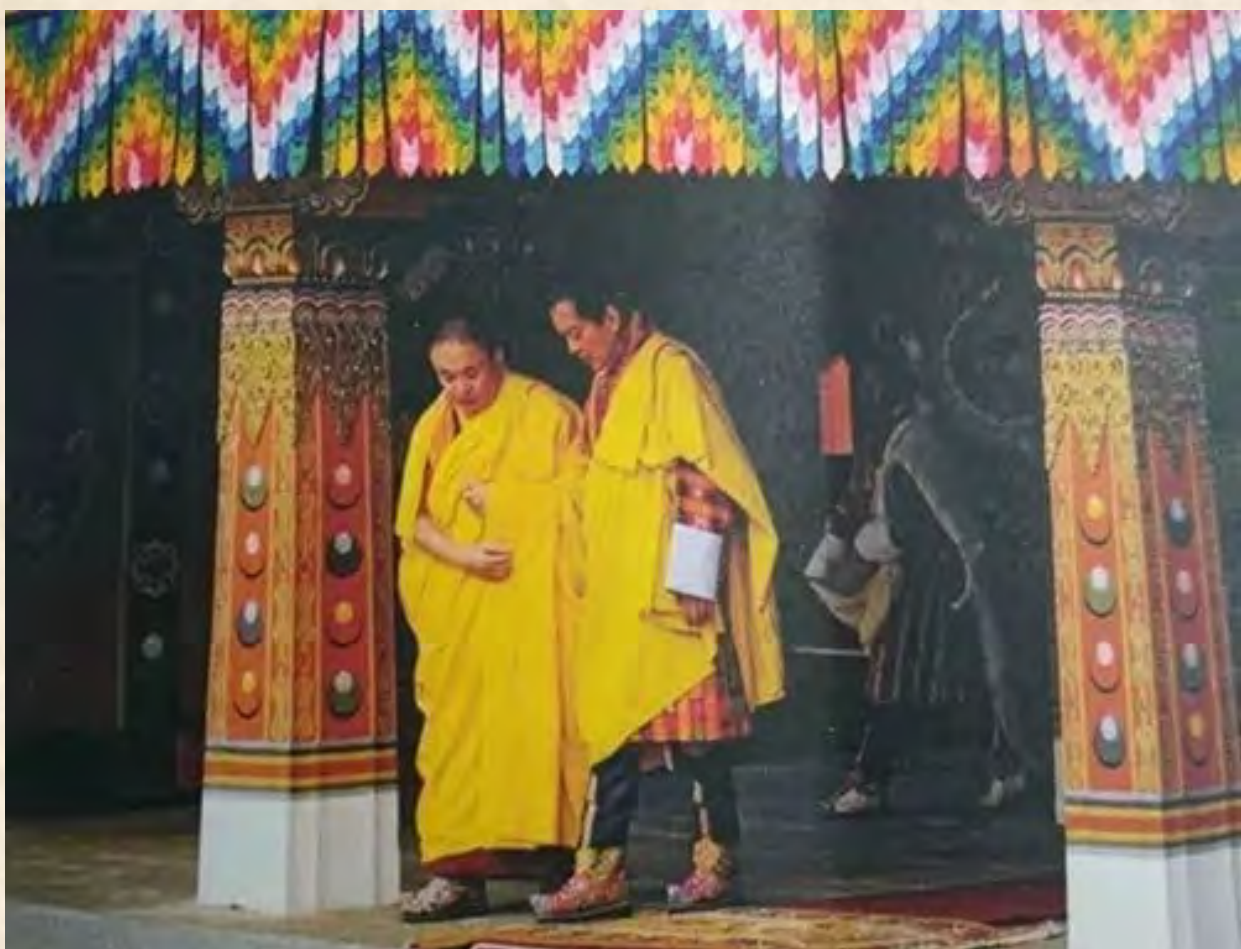
“我有东西落在那里。”他回答，“而且，我还要去会我的罗布和乌加。”（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是第悉丹增·拉布杰的僧仆和亲密伙伴。）

“这么说，你已经去过登古寺喽？”国王问。

“是的——那是很久以前了，是我修建了登古寺。”

我们所有在竹圈地里的人都聚拢在周围，听国王和这小和尚非同寻常的对话。他才只有4岁。奇怪的是，他讲的是宗喀语，这是不丹西部的语言，而不是他的母语，即不丹东部流行的夏错普喀语。

“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国王问。



（法王吉美却达活佛杰堪布与第四任国王吉格梅•森格•旺楚克）

他派中央僧侣团的四位首座僧之一去考察这个孩子。这位高级僧侣是辩经大师，即佛教哲学大师——这是个很恰当的人选，因为正是第悉丹增•拉布杰在不丹的寺庙机构确立了辩经（或者说学辩论）的学科。

小和尚从见到辩经大师的那一刻起，就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他担心大师回廷布去又把他留下，因为他已经决心到登古寺去住。晚上他就在塔希冈的宾馆和辩经大师一起过夜，大师对他非凡的智力和行事的安详沉着印象极为深刻，决定第二天带他去普那卡宗堡，以便让法王本人亲眼见见这孩子。

第二天一早，他们上车时，孩子的母亲和姐姐都哭了，但是这4岁的孩子却完全无所畏惧，而是很淡定地和一些陌生人离去，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陪在身

边。

到普那卡是长途旅行，中间还要在布姆塘过夜，但是好在孩子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睡，只是在快到普那卡时才醒来，醒了就问：“你们有没有准备一条带八个吉祥符的白哈达，我要献给杰堪布？”车里所有的人都很惊异，因为他虽然从来没走过这么远，但是却知道他们快到普那卡了，而且精准地知道礼仪要求他献给法王什么样的哈达。

因为他们到普那卡时已经很晚，辩经大师便带孩子去他房间歇息。但是孩子马上走到墙上的一幅壁画前，指着上面画的一个建筑，准确地认出来说：“这是洪雷宗堡。”辩经大师吓了一跳——这孩子怎么知道的？洪雷宗堡是17世纪的一个重要宗堡，但是现在早已荡然无存。

次日早上，1999年1月25日，小和尚和法王见了面。他按宗教礼仪所要求的所有繁复礼节向法王致意，然后就观看一年一度在那一天举行的萨雀仪典。两位区政府官员也在场，那孩子注意到他们的剑鞘露了出来。“把剑鞘遮住！”他根据17世纪盛行的规定指示他们，但是在20世纪已经没有人再遵守这个规定了。

小和尚在普那卡宗堡待了7天，彻底赢得了法王的心，然后，在不丹年历腊月的月圆之日，他前往廷布——那是一个特别吉祥的日子。

在路上，有人问他以前是否走过这个路线。“走过。”他回答道，“但是上次我是骑马来的，不然我这次

来也不会这么晕车了”。

在为小和尚去登古寺做准备时，他在我家待了9天。他把庙规也用到我家，提醒我说，天黑之后就不要让别的女人和孩子到我家来了。

一天，杰堪布到我家来做非正式的访问，我正要请他进客厅时，小和尚却提议，最好先请他去神殿。我们坐在那里时，泽本·旺楚克不期而至。

泽本·旺楚克曾经出过家，此时负责虎穴寺的重建工作，1998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虎穴寺。小和尚从未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这时他却转向旺楚克说：“你可要保证把重修虎穴寺的活干好啊。如果你干得好，我会有赏。如果干不好……”他用他的小手做了个手势，清楚地表明，他会给泽本·旺楚克一顿痛打！

在他到廷布之后不久的一天，我妹妹给他看了一幅登古寺的照片，问他认不认得。“当然啦！”他反诘，“但是在这个画面上我没有看到宗卡。”那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宗卡是登古寺上面第悉丹增·拉布杰用来静修的那个地方的名称。

登古寺建于1688年，坐落在廷布河谷北端一座密林覆盖的山边。它看上去犹如一个众神的城堡，高耸入云，那伟大的白色弧形围墙在围绕它的浓绿树荫的映衬下，亮光闪闪。

巨大的窗户上用精美的木雕彩绘做的窗框，打破了它外立面的质朴无华，而它所围绕的，是一个宽大的石头铺就的院子。带顶的连环拱廊环绕着院子，院

墙上画着美丽的壁画，表现的是诸神和高僧大德。一段短而陡的台阶从院子通往各个殿堂和僧舍。

人们总是能看到穿红袍的年轻僧人成群地盲目乱转，因为登古寺现在是不丹主要的佛学院，有200多僧人在这里学习。登古寺所在的那座山，周围都是小小的静修茅舍，一些高年级学生选择在这些茅舍里闭关清修，传统是静修三年三个月零三天。



（年轻僧人们的早课）

在这期间，他们所见的唯有他们的僧人导师。导师给他们送饭，并注意他们的健康和生活会。需要说的是，只有几个人被认为在情感和精神上有足够的定力，可以做这种长期静修——因为在这样长的时间和一个人最内在的自我沟通，而不和其他任何人接触，必定是一件很苦的事。

1999年3月20日，小和尚乘着肩舆被抬到登古寺，我此后就将称他第悉了。一路上，人们在路边列队，对他顶礼膜拜，并见证了我们历史的这一非常特殊的时刻。

在到达登古寺时，他在主殿的祭坛前磕了长头，然后作为第悉丹增·拉布杰的转世庄严升座。接下来，他转向登古寺住持昆里嘉城，称他是第悉丹增·拉布杰所信赖的僧仆罗布的转世。他后来还指出他的另一位密友乌加的转世。

小第悉在上登古寺的二楼时，突然停下来，走进一间内室，大呼：“我过去就住在这里。”17世纪时，那个房间确实是第悉丹增·拉布杰的卧室。



（ [廷布] 扎西曲宗庭院中，17岁的第悉丹增·拉布杰转世在多杰洛本活佛的陪伴下去参加国王的婚礼）

2005年，是第悉驻锡登古寺的第五年。自从他来这里驻锡之后，电线和电话线就通到了登古寺。

他最初由中央僧侣团最高级的僧侣之一辅导，之后，他的第二任经师是一位著名的苦行者萨姆彭杰，他一生都在不丹山中的岩洞里静修。萨姆彭杰起初不大情愿做第悉的经师，但是后来同意做一年——由一位和俗务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来教第悉，这很重要。

现在他已经10岁，宝相庄严地主持登古寺所有的仪典。他过着简朴的生活，天不亮就起床，开始念经，并在经堂里和仪典中对僧人实行严格的戒规。他几乎每天都要单独进入登古寺保护神贝耀伯的内静修室，和他沟通十分钟左右。

他和我第一次见他时一样安详自信，并且还保持着那种快乐的幽默感，只是他现在的讲话里，多了些谨慎，少了点天然。

2005年4月28日，全不丹最神圣的遗产，曾经毁于火灾，历经7年重建的虎穴寺，举行了重修后的开光。庆典由小第悉主持，他就是三个世纪之前最早修建了这所寺庙的那转世灵童。他在这个重大场合的出现，似乎真是神定的。

本文摘自：《秘境不丹》

作者：多杰·旺姆·旺楚克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在不丹王太后心血力作：《秘境不丹》中她用朴实
的语言描述了她三十年以来在不丹山区徒步旅行访问
村民的难忘经验，中间穿插对不丹历史的回顾、少年时
期的生活经历和对人与自然间和谐共处、生活和社会
进步的赞美与向往。





中国历史上“寒酸”的第一次“开国大选举”

◎ 傅林/文

选举是民主共和的必然选择。
作为“中华民国”，就算是装装
样子，也要搞些选举出来……

选

举是民主共和的必然选择。作为“中华民国”，就算是装装样子，也要搞些选举出来。民国的大大小小的选举构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民主实践。它或搞笑、或残忍、或庄严、或可悲，但都是中国人智慧和感情的表露，值得后代为之深思。



(1911年12月29日 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第一次“大选”是1911年临时大总统的选举，这堪称“开国大选”。不过，这也是最寒酸的一次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代表各省的四十三名代表，而且选票按省分配，每省一票。当时参与选举的省是：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一共17个。严格说起来，这次选举的合法性有些问题，比如直隶、奉天等省，还在清朝控制之下，其代表根本无代表性，而边疆地区如黑龙江、新疆、西藏等缺乏代

表。这样一个迷你型的“大选”连孙中山自己都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北方袁世凯方面也频频质疑。但为了尽快革命成功，迷你大选必须要搞。

临时大总统的候选人有三个：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副总统候选人有两个：黄兴、黎元洪。明眼人当然都知道这是给孙中山、黎元洪量身定做的计划。投票结果可想而知，孙中山 16 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 17 票当选临时副总统。总统的得票竟然比副总统少，这是一个小小的尴尬。

“迷你大选”选出的临时大总统没过多久就让位给袁世凯了，这是民国选举史的一个心酸开局。



（袁世凯）

到了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时候，全国局势已经大大不同。这时已经有了国会，总统由 700 多名国会议员选举产生。这是一次展露中国人劣根性的大选，为了当选，候选人袁世凯用尽了卑劣手段。但这毕竟是一次真正的大选，不管怎样，每个议员都有选举的自由。

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刚过半数，离法定票额相差太远。这时已中午时分，主席宣布休息后再继续投票。选举结果充分证明了议员们有很高的自主性。袁世凯虽然着急，但也不敢直接用武力取消选举，于是派人在会场外把守，不让各党派的人送饮食进入，用饥饿来逼迫反对派议员就范。饥饿是有一定效力的’议员们挨着饿继续投票。第二次计票，袁世凯得票较第一次多了若干票，但还是不到法定票额。这时，天已经黑了，但依照法律不能散会，必须选出大总统才行。担任主席的汤化龙宣布：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之规定，请大家就得票较多的袁世凯、黎元洪二人投选其一，此外投选任何人，以废票论，不唱被选人姓名。



（黎元洪）

这个进展让反对派议员们精神一振，他们只要坚持理想，让黎元洪而不是袁世凯当选并不是不可能。但已经一天没吃一点东西的反对派们饿得头昏眼花，理想的重量越来越不如一顿饭。虽然如此，很多人仍在用身体在坚持。一天不吃又死不了人，有人已经在做持久战的准备。袁世凯方面更是心急，为了击溃反对派们的信心，搞了一个“公民团”到会场抗议，声言“选不出大总统三天不许吃饭”！议员们的心理防线在节节崩溃。

不吃饭还好，议员们中间的大烟鬼不吸毒可真是扛不住，这些人涕泪满面，哈欠连天，极端痛苦地在会场乱窜，到处寻找反对派议员，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念，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地散会。瘾君子们又是拱手，又是敬礼，一时间乱得不可开交。



(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参加其就职典礼的凭证)

第三次选举就在这种搞笑的画面中开始了。晚上10点钟，第三次投票结果公布，袁世凯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当选总统。这本是一件喜事，但整个会场哈欠连天、饥肠辘辘，没有半点喜庆气氛。最终的票数是袁世凯获得了703名出席代表的500张选票。即使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助选”，仍然有100多名议员坚持了自己信念。在第二天举行的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获得了719名出席代表的601张选票，出席率和得票率都超过袁世凯，又一次凸显了总统的争议性。——这已经是黎元洪第二次在总统选举中让当选总统出丑了。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与各国使节合影）

中华民国第一次正式大总统选举就这样结束了，其过程和结果都发人深思。后代往往指责这次选举

的暴力背景，但这毕竟是一次有民主之实的选举，如果议员们有足够的理想高度，他们本可以用民主的方式对抗袁世凯。袁世凯的最终当选是一次政治妥协的结果，不是民主的罪。这次选举的意义在第二次总统大选的时候显示出来：1918年进行的那次选举，军阀政客们意识到彻底控制议员的重要性，掌握实权的段祺瑞干脆把90%的国会议员都换成了自己的“安福系”人马。这次选举倒是平顺，但已经没有几分民主之实了。

本文选摘自《黑白民国》

作者：傅林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用娓娓道来的语言，既写政治史里面的人性、野性，又写“黑社会”历史塑造群众精神的隐秘力量，分析出两者互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游离于二者之间的交际场、商业场，则是整个社会的润滑剂，也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而在“黑”与“白”之上的，是整个国家与人民的法制、民主观念的进步，“民国说法”通过分析几乎动摇国本的一些大案，将这种演进揭示得十分到位。

更加有趣的是，书中每每在关键场合，让历史人物自己现身出来“指认现场”，因此读者见到的也就是“血淋淋”的现实，生动立体地刻画出民国时期的各色人物，彰显民国时期的社会孤鸿显影……



李贽：另类思想家

◎ 曾纪鑫/文

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一)

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我与李贽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5年的事了，我在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任职，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所写全为湖北历代文化名人，丛书共十本，有一本是介绍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读音 zhòng）道三兄弟，其中要数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县人，所以称为“公安派”。丛书编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我，希望我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派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在翻阅、研究袁氏三兄弟特别是袁宏道的存世文集及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他们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受到了哲学家、思想家李贽“童心说”的启发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李贽独树一帜的“童心说”，也就不会有公安三袁“性灵说”的问世，更不会有三百多年后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重提公安派，大力倡导“性灵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有力的推动作用了。



(李贽)

由此可见，李贽是一个何等了得的人物！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自称温陵居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城南门万寿路123号，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北京狱中自刎，终年七十六岁。李贽死后，毁誉有之，被后世称为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自由主义斗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早的呼喊者与先行者，一代狂狷，儒教的叛逆者，中国第一思想犯，被诅咒的哲学家……

而我当时对李贽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的大名及简略事迹而已。于是，袁宏道的传记刚刚完成初稿，我便追根溯源、“爱屋及乌”地将兴趣转移到了李贽身上。近些年来，我不仅搜购了他的《焚书》《续焚书》《藏

书》《续藏书》《史纲评要》《初潭集》《李卓吾先生批点道余录》等主要著作，还积累了一批相关的传记及古今中外研究资料。

在研读中，李贽的哲学思想使我产生共鸣，坎坷身世让我慨叹不已，特立独行及刚毅不屈的独特个性令我感佩万分……不知不觉间，我仿佛穿越了四百多年的漫漫时空，沉浸在李贽的时代氛围与个人沉浮之中，在理性分析与感性相融的互动中，一个清晰可见的血肉丰满的李贽逐渐出现在我的脑海与眼前。

是的，对这些年与我相伴相随的李贽，得给一点什么样的“说法”才是了。

其实，关于李贽，我一直在行动着。这种行动包括不断地阅读，不停地思索，反复地构思，还有两次别致的造访——一次前往湖北麻城探寻他的隐居之地，另一次拜访他在福建泉州的故居。

（二）

麻城探访在前，泉州之行在后。泉州是李贽诞生、成长与发迹之地；麻城是他壮年、老年的隐居出家之所，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勤、成果最多的“风水宝地”。泉州、麻城两地，在李贽生命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孰重孰轻，一时还真无法判定；但就其人生发展轨迹而言，自然是泉州在前，麻城在后。为读者阅读、了解之便，还是先写写我的泉州之行。



自2003年3月底从武汉调入厦门,我就一直寻找造访李贽故居的机会,直到半年后才得以成行。厦门离泉州很近,坐车走高速公路,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泉州著名作家蔡芳本兄得知我的行程,主动提出相陪。我想独自一人先好好地感受一番,就说等看完李贽故居后相会。

客车在泉州汽车站刚刚停稳,就有好些三轮车及摩托车主围上前来拉客。我买了一张《泉州市区旅游图》,展开一看,发现车站离图中标示的李贽故居很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

泉州是中国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资历,比广州还要早好几百年。宋元时期,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其开放与包容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在这里传道、交流、融汇,并留下了各种风格兼备的寺院建筑……古老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使得泉州于20世纪80年代初便跻身于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列。三轮车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与人流中穿行,道路两旁耸立着一幢幢高大的楼房,满眼是现代化、市场化、商业化痕迹,繁华与喧

器似乎主宰了一切，一时难觅当年的古城风采。

车主一边前行一边与我聊天，不一会儿，就到了天后宫门前。我在地图上发现天后宫紧挨李贽故居，便在这里提前下车。

天后宫又称妈祖庙、天妃宫，祀奉的是海神天妃。传说中的天妃名林默，二十八岁升天后得道成仙，常驾一叶扁舟在海上显灵，庇护、救助来来往往的渔民及商人。天后宫颇具规模与气势，山门、大殿、后殿、钟鼓楼、东西长廊等设施一应俱全，时有善男信女烧纸焚香、顶礼膜拜不已。

游过天后宫，拐一个弯，就是万寿路，一条显得相当狭窄且杂乱的古街。行不多远，便见一间窄窄的门面，门楣悬一块李贽故居简介的横额，门左挂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李贽故居”竖匾。油漆斑驳的木门，下部衰朽现出两条长长的缝隙。这是一座二进闽南古民居，经过一道门廊进入里面，有一个天井，正中立有一座李贽塑像；一间正厅，陈列着与李贽相关的资料；厅后是一条蜿蜒小渠，水流平缓，不知流向何处……四百八十多年前深秋的一天，一声婴儿的长啼便从这里嘹亮地响起，尔后变成虎啸，化作狮吼，在神州大地飘来荡去，余音袅袅，飘至海外，延至今日。



（李贽故居内景）

万寿街还是当年的古街，这里位于泉州南门，与晋江不过数步之遥。滔滔晋江自西北流向东南，绕城注入泉州湾，宋元时的港口，就在南门晋江边的泉州湾，“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此后，泉州湾南移，城南便逐渐衰落了。遥想当年，万寿街店铺之林立，市井之繁荣，肯定胜过今日。不过这里的居民们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先祖之遗风，每家每户，都经营着一种生意，不长且窄的街道满是店铺，除李贽故居旁的牙科诊所及文具店外，还有瓷器店、茶庄、水果店、小卖部等。李贽生长在这里，自然认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见识了无数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品，感受着异国他乡的独特风情，眼界会不知不觉地超越万寿街、泉州，乃至当年的中华范围，望向遥不可及的大洋彼岸。

据传李贽曾随叔父乘船出海经商，历经万千艰辛，辗转一年有余方归。传说归传说，没有确切的资料记

载，在李贽的著作中，也未曾提及。此说虽可存疑，但作为世界港口、国际城市的泉州，确曾为李贽丰富的见识、包容的胸怀、怀疑的精神、创新的品质提供肥沃的土壤与可能。

李贽先祖经商，富甲一方，七世祖在海外娶了一名波斯姑娘，后偕眷而归。无论是与异族通婚，还是文化的杂交，都会结出优异的果实。显然，李贽的血管里流淌着异族的血液，就生理而言，潜藏着变异、突破与求新的种子。传到李贽父辈，家境日渐贫寒，父亲白斋主要以教书为生。

李贽七岁丧母，从小随父亲读书习文，十二岁即作《老农老圃》一文，文采内涵俱佳，受到人们的交口赞誉；二十岁娶黄宜人为妻；二十六岁以福建乡试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此后，李贽“以道远不再上公车”远离科考，就近当了一名校官。直到二十九岁那年，他才离开故居，告别万寿巷，出泉州北上，赴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

我在万寿街走了好几个来回，尽管物事全非，但分明感到这条古风古韵犹存的街道，仍不时闪现着李贽的身影，弥漫着李贽的因子。我不断转动着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将街道两旁认可的景物纳入胶卷。

这时，手机响了，是芳本兄打来的，问我现在何处。约好会面地点，又一同逛泉州北城，游开元寺，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与南门相比，泉州北城保留着更多的古城痕迹。古旧的街道、素朴的民居、留存的遗址，无不折射着历

史的厚重与辉煌。在开元寺，我见到了东西对峙、高高耸立的两座石塔，它们代表了古代泉州石构建筑及石雕艺术的高度成就。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大雄宝殿内斗拱附刻的二十四尊“飞天乐伎”，这些有着闽南美女风采的乐伎，她们手中的南音琵琶与拍板鸣奏着海船远航的祝福，那展开的双翅，分明挟带着咸涩而潮润的海风，飞翔是昂扬、开放、自信与拼搏的象征。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我见到了与之类似的文物：出土于泉州湾的宋代沉船，中国各水域的舟船模型，无数海外交通历史文物以及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石刻或寺庙建筑构件，它们无一不是泉州先民飞翔于海上的历史见证。



李贽所生活的明代晚期，整个中华帝国已变得内敛而封闭，泉州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其博大与开放的深厚传统不可能转瞬即逝。正是故乡泉州的环境与氛围，铸造了李贽自由、灵动、洒脱、特异、叛逆的鲜明思想与个性。

李贽自二十九岁那年离开故土，仅回来过两次。

一次是三十五岁时父亲病逝，自南京奔丧守制。丁忧期间，适逢倭寇进犯泉州，李贽不得不身穿孝服，率弟、侄辈抗倭御敌；另一次是三十八岁那年祖父去世，从北京返乡赴丧。曾祖父母、祖母及父母逝世，因家贫无钱购买莹地，只得临时厝置，此次归家，李贽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将三代老人一并归葬入土。

从此以后，直到李贽去世的近四十年漫长时光中，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并且只要一提起泉州，心中就生出一种复杂情愫，他说平生有三怕，其中之一就是怕返家。

对于给了他生命的故乡泉州，李贽何以至如此？

这与他此后的人生阅历、思想认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本文选摘自：《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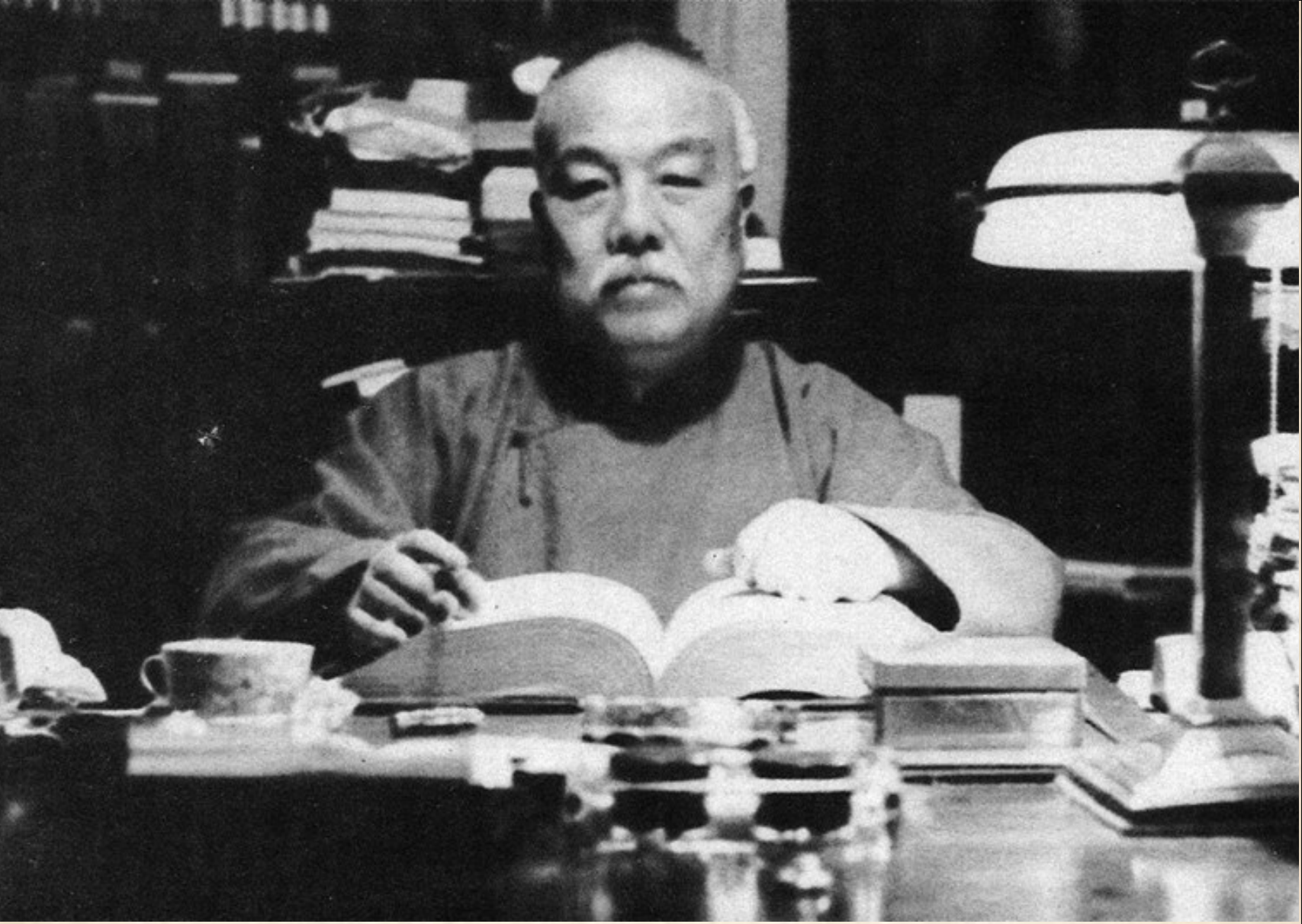
作者：曾纪鑫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十一位边缘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予以描述、阐释与评说。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徐百柯/文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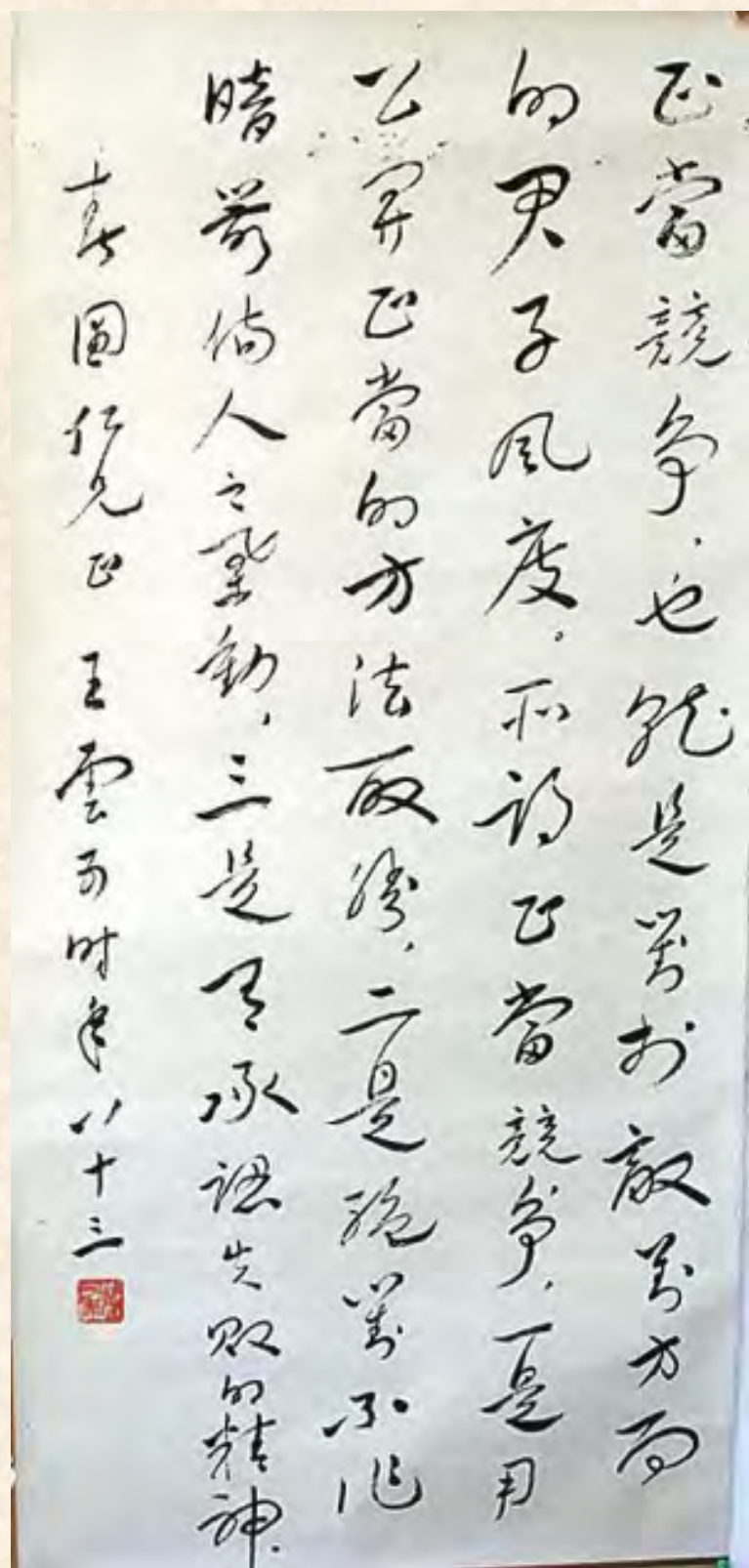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40年代后期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王云五却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名字。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对记者说。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其实很简单，他们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不同。张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王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

王云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政治立场与商业习气，但他在民族大节上却是毫无亏欠的。“八一三”事变后，王云五的房产被日军占用，有瑞士某洋行愿以中立国洋商名义代他与日本人商定租约。王云五的回信是“No trade with enemy(不与敌人订立商约)”。



(王云五手迹)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定的激励同人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氣。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王云五晚年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王云五晚年）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

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1921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至1946年离职出任政府官员。在商务期间，他曾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颇能够概括他的出版功绩。

“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发明的这套方法据称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1970年，周恩来在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王云五（右）与胡适（中）张大千（左）在一起喝茶聊天）

“百”是“百科全书”。王云五早年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曾购得《大英百科全书》一套共三十五卷。

费三年时间通读一遍。自此，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便一直是他的梦想。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在商务出版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他的种种努力在业界一直广受尊重。

“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四千册，三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王云五在台湾倡议博士教育，被尊为“博士之父”。在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作者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

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的，更是无处可寻。“好在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本文选自：《民国风度》

作者：徐百柯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悉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他们是梅贻琦、蒋南翔、张季鸾、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梅汝璈、顾维钧、卢作孚、陈望道、蒋百里……

围绕着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小雪篇·第39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唐文洁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回顾:当当读书

【往期回顾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小雪

